# 【娇妻淫梦】【完】

你们听没听说？」「听说什么？」「7号那幢楼，半夜有女人裸奔。」「裸奔？不会吧，哪家的女人这么不要脸，神经病吧。」「我觉得不是神经病，要是神经病，家人早把她送进神经病院了，还让她出来裸奔？」「嘿嘿，这就不知道咯。」我们小区一共7幢楼，一栋楼6层高，一层楼4家住户，一个小区，百来户居民，我家就住在这个小区里，和我老婆2个人。

上午买菜回来，家里由老婆做饭，我闲着没事，在大门口，和几个保安闲聊着，他们说我们小区出了个骚货，半夜在楼道里裸奔，还在楼旁的花丛里撒尿。

我：「有这么玄乎吗？」保安老唐正色道：「多少人见过我不知道，但我有一次差点和那个女人遇上，可惜那时候我穿着拖鞋，走不快，被那女人给跑了。」旁边一个比老唐年轻许多的保安叫郑敏，郑敏黑黑瘦瘦，个子不高，人看起来很机灵，郑敏道：「说说，怎么给跑了？」老唐朝郑敏笑道：「你小子，都听我说了这么多遍，还要听。」郑敏朝我望了一眼，道：「这不，王哥没听过嘛，快点说细节。」老唐回忆着当日的情景，道：「那天我拿着手电在小区里巡逻，天已经很黑了，我估么着时间大概晚上11点、12点的样子，我一面提着手电筒，一面朝前面走，忽然我看见一个人影，在我面前一闪而过，跑进了7楼，我以为是小偷，就立即跟了上去，可没想到进了楼以后，就看见一个光溜溜的屁股，摇晃着在往2楼上爬，我那时在楼下，那女人差不多快爬到2楼的样子，她那只光溜溜、又大又白又圆的屁股，就正对着我，她的屁股沟里，还插着一根像狗尾巴一样的东西，那根东西我没怎么看清，当时我还以为她长了根尾巴，吓了一跳，现在想起来，她肯定不是长了尾巴，那根东西是插在她屁眼里的。」我：「你怎么知道？」郑敏笑道：「老唐啊，去研究过咧。」老唐：「滚，我做什么研究了？我不就是问你小子嘛。」我：「是什么东西？」郑敏解释道：「是连着假阳具的狗尾巴，假阳具插在女人的屁眼里，女人戴着它，就好像长了根尾巴，那些日本、欧美的婊子啊，就喜欢玩这个。」老唐：「够变态的。」郑敏：「这叫刺激，现在人都喜欢这玩意，要是给我遇到那个骚贱人，嘿嘿……非把她玩个顶朝天。」老唐道：「你小子，就别白日做梦了，给你遇到了怎么样了？你还强迫人家啊？平时少看点那些黄色的东西。」「是是是，以后每天晚上，我替你巡逻。」「滚。」我：「老唐，那后来你见到那个女人的模样没？」老唐摇着头道：「那女人被我手电筒的光一照，迅速的爬起身，跑上了楼，我再跟上去，她就不见了，我猜她是进了哪间屋子，所以我想，那个裸奔的女人，一定是7楼的住户。」回到家里，老婆小惠煮好了一桌的菜，她正把碗一个个放上桌。

小惠：「去哪了？这么久。」「在门口和老唐聊天。」「听说老唐的儿子，这次高考考的不错。」「我们不是在聊这个。」「那你们说什么了？」「他们说，我们7楼出了一个半夜裸奔的骚货。」妻子的人一顿，抬起头看着我道：「裸奔……女人？」我笑道：「嗯，那女人光着屁股，屁眼里插着狗尾，在楼道里爬。」「啊呀！都给人看见了！」妻子一惊，手里的碗差一点掉到地上，跟着奔到我的身边，小拳头用力的在我身上乱捶，「都怪你！都怪你！以后要我怎么见人！」我看着妻子又羞又急的娇嗔模样，「哈哈」大笑。

「笑，你还笑的出来，他们看清了没？有没有认出我来？你叫我以后怎么走出这个家门？他们会怎么看我？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荡妇，都怪你！都怪你！

」妻子看见我笑个不停，心里似来了气，一把揪住我的耳朵，使劲的提了起来。

「哎哟！哎哟！」我吃痛的叫着，忍住了笑，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他没看见你的样子，认不出你来的。」「那他们怎么知道我是个女人？怎么知道我在楼道里爬？」「老唐看见了你的屁股，不过只看见你的屁股，没看见你的脸。」妻子俏脸绯红，双手捂住了发烫的脸颊，脸上的表情又似尴尬，又似庆幸，她顿了一下，道：「他们真的没有看清？」「真的没有看清，老婆，你放心啦。」妻子似松出一口气，但脸上红晕兀自没有退去，她对我道：「以后再不和你玩那种游戏了。」我调笑道：「玩哪种了？」小惠见我嬉皮笑脸，「哼」的一声，道：「乱七八糟的游戏。」她接着一屁股坐到椅上，端起碗筷，自顾自的吃起饭来，她人背对着我，似不想理我。

老唐、郑敏嘴里说的骚货，就是我老婆，那晚老唐看见的女人，也正是我的娇妻，那晚是我和妻子在玩露出游戏。

我和小惠的性生活，滋润而又充实，我们在网上购买各种道具，在网上看各种a片，学习片子里的情景，构建我们美好的春梦。

那天，我在网上看到一部女子裸出的视频，半夜兴起，便说服小惠，玩野外露出，我让她脱光衣服，光着玉体，跑到楼下，在楼下的草丛里撒尿，之后再像小狗一样，爬回楼道。

我在楼上的窗口，看着妻子又焦急，又害怕的神情，看着她又害羞，又兴奋的浪态，想象着她被人发现时候的窘状，想象着她被一群人围在中间，被人视奸，被人骂作贱妇的情景，我心里刺激到了极点，我情不自禁的掏出阳具，在窗口边撸着鸡巴。

如果不是今天在门口和老唐聊天，我还不知道妻子曾被老唐看见过，小惠从楼下逃上来的时候，只当是一楼有人回来了，老唐手电筒的光，被老婆当做了一楼的感应灯，所以妻子不知道，她光溜溜的屁股，已经被老唐看光了，还被老唐形容的又白、又圆、又大，嫩的好像一只成熟的桃子。

回想老唐形容我老婆屁股时的表情，回想郑敏仔细听老唐说话时的饥渴模样，我知道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意淫我的娇妻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意淫，我会想把老婆水蜜桃一样的屁股按在胯下，狠狠的肏干。

最近，我发觉郑敏巡逻比往常勤快了不少，以前没注意，自从在门口听老唐和我说了那事以后，我明显发觉他是比以前勤快了，尤其是到了后半夜，我在窗口抽烟的时候，总能看见他在楼下，提着手电筒，晃来晃去，有时还把手电关了，人躲在草丛堆里，像是在守株待兔，让我看着不禁好笑。

我：「老婆，你来看呀，郑敏这小子又来了，他是想你的大屁股，想的发疯了。」妻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她瞟了我一眼，又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。

我向老婆招手，道：「来呀，老婆，来看看，这小子有劲很。」「神经病，别烦我。」我走到老婆身边，将她拉到窗户边。

妻子抱怨道：「哎哟，你干嘛呀！电视正演到一半，我要看的呀！」我指着楼下的郑敏，道：「你看这小子又躲进草堆里了，夏天蚊子多，咬死他了，你看他又抓手臂了，哈哈，肯定痒死了。」妻子似也觉得郑敏的样子好笑，「扑哧」一声笑出了声，说道：「保安好像搞得像做贼一样。」我道：「愁死他了。」妻子道：「看好了没，我要回去看电视了。」说着，妻子便即转身。

我一把将妻子抱住，嘴吻上了她的香唇，小惠一惊，用手推我，挣扎着道：

「你干嘛呀？」「干你！」我撕开老婆的睡衣，将她一对沉甸甸的乳房捧在手里，将两只又白又圆的奶子，使劲的挤扁搓圆，手指揪住两粒小巧鲜嫩的乳头，向外拉长，再含进嘴里，拼命的吸吮，舌头在红红的乳晕上打转，口水沾湿了奶头，在灯光下，闪着晶莹的亮光。

我和妻子站在窗边纠缠着，妻子又羞又急，将我的身子往屋子里推，我不让她动，强压着她，将她的身子压在窗台上，将她的一对大奶，搁在窗台的外面，让她的两只乳房，晃在窗外，让窗外的凉风，肆意抚摸着她的乳房，抚摸她沾湿了口水的奶头，两只又圆又白的大奶在漆黑的夜里，在窗内灯光的反射下，闪着白花花的肉影。

妻子急道：「要被人看见了！要被人看见了呀！」郑敏就蹲在楼下，此时只要他一抬头，就能看见妻子的一对大奶，甚至可以饱览妻子羞怨无助的美妙神情。

「你别叫，一叫，就真的被人看见了！」妻子被我的话一吓，登时没了声音，我从后撩起她的睡裙，扒下她的内裤，将手指抠入她的私处，撩拨着两片阴唇，慢慢伸入又软又湿又烫的巢穴。

妻子「嗯」的一声，人跟着软了下来，她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，屄里的淫水越流越密，她的身子与窗口的护栏越贴越近，渐渐的将整个身子都靠了上去，她的一对大奶似晾衣服般的，垂在窗户的外面，随着身体的轻颤，摇晃着抖动。

「老婆，你看郑敏，他在看你了！」妻子「啊」的一声惊呼，身子拼命往屋里缩，可是被我抱着，动不了身，她刚刚闭起的眼睛，重新睁开，才知道我是在骗她，跟着双腿不听使唤的颤抖，似被我吓软了一般。

我踮起脚，将她的屁股摆到我的胯间，将怒涨的龟头捅入老婆的湿穴，发出「咕唧」一声，她的肉屄紧紧包裹住我的棒身，腔道蠕动着吸吮着，我挺起屁股，在里面肆意的开垦，将老婆的身子干的往前一耸一耸，妻子双手牢牢的抓着窗台，面容紧张的不敢直视窗外，她的一对大奶在窗外上下抛颤，好像两只皮球在半空中蹦跳。

我每下狠力的抽送，都能带出老婆许多的淫水，淫水顺着她的大腿，在腿上流下一条长长的痕迹，好像湿尿一般，老婆的呻吟，渐渐由闷哼变得亢奋，她似也来了情欲，在窗口肆无忌惮的被我奸淫，她似也有了感觉，她的身子渐渐变得滚烫，好像一锅开水煮烧着我的情欲，她的一只手伸到了窗外，玩起了自己被挂在窗外的大奶，她的手指将自己的乳头旋转着揪了起来，在拉长一段距离后，松开手指，让乳头回弹，乳头在弹回胸部的瞬间，在大奶的中央颤抖不已。

「嗯嗯……老公……用力……」她口里呻吟着，似忘记了自己还在窗口，她玩弄自己的动作，就像个淫荡的妓女，在台上表演下流的自慰。

我将一根手指伸进妻子的小嘴，就仿佛另一根阳具插入她的小口，老婆立刻用舌头饶过了我的手指，将我的手指卷在她香舌的中间，让我感受着她温柔的吸吮。

我将她身上的睡衣全脱了下来，让她全身赤裸的暴露在窗口，让所有能看见的生物，尽情饱览她淫荡的美肉，而我心里清楚，现在没有人在看我和妻子做爱，夜已经深了，窗外只有郑敏一个人蹲在草丛里，这个可怜的色男忍受着蚊虫的叮咬，却不知道抬头，看一看我赤裸的娇妻。

「老公！老公！我要……我要到了！」妻子迎合着我的抽送，将她成熟的蜜桃，一次次用力的撞上我的胯部，让我的阳具深深的灌入她的腔道，她全身酥麻般的抖了起来，浑身一颤颤的越抖越激烈，窗台被老婆手抓的「吱吱」作响，妻子背对着我，我看不见她的表情，只看见她散乱的秀发，在身旁飞舞，她牙齿咬住了我的手指，嘴里发着「嘶嘶」的抽气声，好像在做最后的挣扎。

「老婆！我不行了……我要射了……」我忍不住妻子腔道的夹击，而闭住了眼睛。

「不行……不行……还不能射，再过一会……马上……马上……」忽然，妻子的屁股往后重重的一坐，潮湿滚烫的肉腔将我的肉棒整根的包了进去，阴道疯狂的挤压着我的棒身，我把持不住的和妻子一起颤抖起来，老婆的脚尖几乎踮起成了直线，我跟着也把脚尖踮高，双手抱着老婆的屁股，手指陷进了肉里，我们两人除了颤抖，身子仿佛在窗台边禁止了一般，耳里传来妻子粗重的喘息，之后只听见妻子「呜啊」的一声，高亢的浪叫似奔流的洪水，倾泻而出，抽紧的阴道将我的精液榨得一滴不剩，跟着我和妻子一起软倒在了窗台边上。

在窗台边喘息了好一阵，我才双脚发软的站起身，望见楼下郑敏正抬着头，张望着什么，我急忙缩回了头，猜想是刚才妻子的大叫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我让妻子不要起身，免得被郑敏看见，让她似小狗般爬回客厅，老婆撅着丰满的屁股，两瓣红唇被淫水、精水，滋润的晶莹透亮，让我看得不禁又想干上一炮。

隔了几周，我一天下班回家，郑敏忽然拉住了我，他寻找裸女的事情，好像有了新的进展，急着要和我分享。

郑敏：「7号楼，肯定住着一个骚货。」我：「你怎么知道？」「我看到了！」「你看到了？」「嗯！」他煞有其事的向我点了点头。

我心中微微一虚，心说这小子别真看到了我老婆，嘴里试探道：「你看到什么了？」「不是我看到。」「怎么又不是你看到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」「是有人看到了。」「哪个人？」「住7号楼的王庚。」「王庚？」「就是他。」王庚是与我同一幢房子的一个外来打工人员，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，老婆买菜的时候，喜欢骑它，平时就放在楼下，王庚住在一楼，我们的自行车就放在他家门旁边，他人不错，对于我们占用他的地方，一点也不介意。

郑敏说：「那天王庚晚上喝酒回来，醉醺醺的，他尿急，就在花丛里撒尿，撒完尿抖了抖，在抖的时候，正好抬起了头，就看见一个女人趴在窗台上，在给人干穴，那女人的两只奶，还晃在窗户的外面，上下一颠一颠的。」我心中一凛，自从和妻子在窗台前做过爱以后，妻子表面上好似不情不愿，但其实心里和我一样，都觉得暴露做爱很刺激，之后又和我在窗口干了好几回，不过每次我都有仔细勘察过楼外的动静，看见没人，才开干，而且一般我们都挑很晚的时候，楼下都不会有人经过的时候，然而这次被王庚看见，估计是我们当时干的太投入，忘了神，我急问：「那他看见是哪家的女人没？」郑敏叹了一口气，道：「没有，那天他喝醉了，没看清，而且那个女人好像就趴了几秒钟，等他想看清楚一点的时候，人就没了，灯也关了，不知道是哪家。」我心里吁了一口气，脸上不露声色的道：「可惜，可惜。」郑敏朝我「呵呵」一笑，道：「不过，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这次准能让我逮住那个骚货。」我好奇道：「什么方法？」郑敏一脸奸笑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摄像头，道：「我买了个秘密武器，准备放在7楼的下面，要是那个骚货半夜再出来放风，准能被我拍下来。」我心中大骇，心说这小子够损的，又想今天真是好运气，如果他不对我说出这些，那我老婆的淫态，保准给他摄录了下来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郑敏：「王哥，你觉得我这个主意怎么样？」我心里暗骂着郑敏，嘴上却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「走，位置老唐和一帮兄弟和我参考过了，你再陪我去看看。」夜里，我和妻子躺在床上，与她说起了郑敏暗设摄像头的事情。

妻子道：「他怎么能这么干，这是犯法的吧。」我道：「色急的狼，比饿狼凶啊。」妻子道：「那也好，放了摄像头，你以后就不敢逼我在窗口干了吧。」「咳……真没意思。」「你就是个大变态，老想着欺负我才有意思。」「不欺负你，我欺负谁呢？」「老婆是用来疼的。」我顺手摸上妻子的乳房，揪了下她的奶头，道：「是不是这样疼？」妻子娇嗔一声，甩开我的手，道：「去你的。」没有游戏的性爱是枯燥的，就好像做的梦，少了一个春字，不能看见妻子在窗台前，又羞又急的表情，让我提不起性欲。

一日周末，我陪妻子逛街，她买了很多东西，大包小包，拎了一袋又一袋，她不要我帮她拿东西，说她自己拎着，才有购物的快感。

我们在街边的一家咖啡店歇脚，咖啡店装修的很别致，墙上挂着一幅幅精致的面具，面具神态各异，有哭有笑，有美有丑，还有一些精致的眼罩，和一些女人将眼罩戴在脸上的照片，戴了这些眼罩的女人，看起来都非常的妖艳，并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气氛。

我看着墙上的面具、眼罩，脑中登时想到了什么，心中的迷雾，忽然烟消云散，一片开明！

我拉起妻子的手，在她的惊诧声中跑出了咖啡店。

回到家里，我从包里拿出买回的面具，面具上印着一副美人的脸蛋，只是少了活人的生动，我将面具戴在妻子的脸上，只露出她一双迷人的眼睛。

我对着面具傻傻的痴笑起来，妻子道：「发什么神经，快帮我脱下来。」「脱下来干嘛，戴着挺好。」这一天的时间，似过得特别的漫长，我从回家后一直等待，等待深夜的降临，终于月亮高高的挂在了空中，时钟敲过了12点钟。

妻子和我一样没有入睡，她坎坷不安的乱按着手里的遥控器，电视节目在电视机里不停的翻跳着。

当我站起身的时候，妻子的目光立刻落到了我的身上，她的俏脸泛起一阵紧张的潮红，我朝她微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出发了老婆。」妻子抿了抿嘴唇，跟着站起身子，自觉的脱去睡袍，露出一身火红色的情趣内衣，惹火的情趣内衣烧烤着我的眼球，只有半个罩杯的乳罩，似托盘般的托起妻子的一对丰满的巨乳，将她的奶头、乳晕完美的呈现在我的眼前，老婆纤细的腰身上，除了外面一层轻盈的半遮的丝巾外，只有一条缠在腰上的内裤绑绳，内裤的裆部是一条比绑绳略粗的丝带，丝带跨过妻子的耻丘，跨过凸起的阴蒂，嵌在她诱人的密缝中间，两片阴唇似蝴蝶的翅膀，展开在嫩屄的两旁。

我特意让老婆，在腿上加了一双黑色的透明丝袜，让她的双腿更修长匀称，紧实诱人。

我打开房门，小心的看了下四周，周围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响，我小声的对妻子说：「还要带什么吗？」妻子站在门口，她戴好了面具，脚上穿着12厘米的高跟，她朝我摇头的时候，目光始终注视的门外，脸上的表情又是羞耻，又是害怕，双手交叉抱在自己的胸前，似担心有人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我安慰了下妻子，将老婆送出了大门，然后跑到窗边，看着楼下，等着老婆出现。

我告诉了老婆郑敏安放摄像头的地方，今天的计划是，我要让老婆对着那只摄像头跳艳舞，让郑敏那小子看得跌破眼镜。

老婆战战兢兢的走出楼下的大门，她先探出了头，确定四周没有人后，才小心翼翼的走出来，她一只手扶着门，似不敢让大门合上，似怕忽然有人过来，她来不及开门，逃回楼里。

老婆在门边等了一会，才蹑手蹑脚的走上了小区的小路，她走在路上，眼睛不着的朝四周望着，生怕有行人路过，她来到草丛边，按照我给她说好方位，找寻摄像头，摄像头的位置并不难找，它被夹在两根树枝的中间，那摄像头在夜里闪着忽明忽暗的一点点绿光，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很难发现，但如果你留心的话，非常容易找到。

我把家里的灯关了，用望眼镜关注着娇妻，她在草丛里摸索了一阵，不一会便找到了摄像头，她的小手动了下摄像头，然后回过头，朝楼上看来，我伸出手臂，朝她竖起大拇指，然后示意她马上行动。

妻子望了眼四周，将身子往草丛里又钻了一点，便见她对着摄像头，轻轻的扭起了腰身，她柔滑的纤腰，像水蛇一般在镜头前舞动起来。

妻子的一只小手滑上自己的酥胸，在自己的胸前慢慢的游移着，接着慢慢的滑下柳腰，来到肉屄处轻轻的打转。

她的另一只小手持续挑逗着自己的一只乳头，手指将乳头轻轻的压下去，接着放开，让乳头自然的挺立起来，妻子动作放的很慢，似有些僵硬，我想是因为紧张的缘故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她似渐渐的放松了下来，她小手拿捏着乳头，动作不再是单纯的按压，小手开始将自己的乳头拉扯变长，将自己一只白皙丰满的奶子，揉搓变形，妻子似厨师般，烹调着自己胸前两只酥软的面团。

小惠动作的幅度在慢慢加大，一对奶子在她自己的手掌间上下蹦跳，我看着妻子时而仰起的头，想象着她在面具下呻吟的俏脸。

我掏出肉棒，跟着她舞动的节奏，搓弄棒身。

镜头记录着它看到的一切，这一切在第二天，将会印入另一个男人的眼里，之后我相信还会有更多人看到这段视频，看到我老婆在视频前放荡的裸舞，谈论她淫荡的舞姿，猜想她面具下淫贱的俏脸，像荡妇一样的表情，将我老婆当成意淫的对象，在梦里肏遍她身上每一个肉洞。

微风扶起树叶轻轻的颤动，妻子在镜头前，舞得愈来愈烈，她的两只奶头，被她自己旋转着拉长变形，她挺起腰身，拨开内裤的细线，双手捏住两瓣肥嫩的阴唇，向着两边左右分开，无耻的让大开的肉洞抵在镜头的前面，好像要把镜头吞进肉屄。

老婆拉起内裤的绑绳，裆部的丝带深深的嵌进了她的屄洞，卡在两片阴唇的中间，老婆用丝带摩擦着自己的阴蒂，让那粒肉芽在丝带的压迫下，充血变硬，越来越红。

树叶不时被妻子的身体碰到，向旁边摇晃着，老婆的2根手指伸在阴道里搅弄着，月光下，老婆的肉屄闪着莹莹的水光，淫液沾湿了她的肉唇，接着浸湿手指，在她的手指抽离阴户的时候，牵出一条长长的银线。

老婆对肉穴的刺激好像越来越不满足，她将内裤脱了下来，她的欲火似在燃烧，让她的理智变得模糊，妻子将内裤拿在手上，然后一点点的往屄里塞去，等全部塞入湿穴以后，她把手指扣进阴道，拉住内裤绑绳的一端，将内裤向屄外拉出，内裤摩擦着她的腔道，将她腔道里的嫩肉，刮得向外翻出，刺激的老婆浑身颤抖，使她用内裤自慰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内裤在妻子的肉屄里，被她用手指塞进抽出，淫水将内裤浸得湿透，我甚至看见晶莹的水珠，从老婆翻开的穴口，滴落下来。

忽然有一束白光从一边晃了过来，我心中大骇，心说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？将望远镜凑过去一看，是郑敏，这小子，半夜快1点了还不睡，我又恨，又恼，又是无奈，急忙朝老婆挥手，嘴里却不敢喊叫。

妻子还在忘我的手淫，直到郑敏离他不过20步的距离时，老婆才猛的反应过来，她来不及思考，拔腿便跑。

「谁啊！」郑敏发现了老婆，叫了一声。

老婆不敢回头，朝楼里拼命的跑来，我紧跟着跑到楼下接应，将穿着情趣内衣的妻子，扶进屋里，老婆在跑的时候，差点摔了一跤，她进屋以后，大喘着气，一脸的惊魂未定，她的面上、身上全是汗水，汗水浸湿了她的内衣，内衣贴在她赤裸的肌肤上，好似变成了透明一般。

我回到窗口，探出半个脑袋朝楼下望去，只见郑敏站在楼下，手里提着一样东西，用手电筒照着打量着。

我将望远镜凑到眼前，向郑敏的手上望去，郑敏的手正拿着一只女人的高跟皮鞋，是老婆的高跟皮鞋，是老婆刚才跑回来时，不慎掉落的高跟皮鞋。

「老公……老公，我的鞋子掉了。」妻子在客厅里喊了起来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第二天，我们的小区里似炸开了锅，不过这个锅，只在男人堆里炸了开来，只在一些游手好闲，爱管闲事，喜欢捕风捉影的男人堆里，炸了开来。

保安室里，一群男人围着昨晚摄像头录下的视频，仔细的看着，他们有的是已经50多岁的老阿伯，有的是抽着烟的中年男人，有的是在这片打工的外来青年，一些放了学的孩子也想凑热闹看看，被大人赶了出去。

这些人眼睛一瞬不瞬的盯着老婆的视频，似生怕错过哪个精彩的镜头，烟灰在手上积起老长一节，那人却似忘了般的不知道弹一下。

「你们猜这是哪家的女人？」「骚，真他妈的比妓女还骚，比日本女人还贱。」「妈逼的，这么饥渴，一定要把她找出来，让爷几个轮着干几炮。」「哈哈」周围人笑了起来，笑的又奸又淫，仿佛已经将老婆扒光了衣服，绑在了自己的面前。

郑敏将昨晚收获的高跟鞋摆到桌上，对各人道：「这鞋子，就是那骚娘们留下的」「哟哟，脚这么小。」一个男人拿起鞋，下意识的用鼻子闻了闻，一脸的陶醉，傻笑道：「还香咧。」「哈哈哈，这么香，你吃下去啊。」男人将鞋子放回桌上，道：「要吃也是吃那女人的小肉脚。」「说的不错，郑敏，你到底看见那个女人没？」郑敏将手往桌子上一拍，遗憾道：「他妈的就是跑慢了一步。」一人插嘴道：「叫你平时少用点力，到真该用的时候，就腿软啦。」周围人一片哄笑。

郑敏道：「去去！我的脚硬着呢，那时我不是没她跑的快，是那个女人离我太远，我赶上去的时候，她早就窜进楼里了，我跟都来不及。」「7楼一共就24户人家，你们好好想想，谁家的女人，和这个骚货最像了？」众人似觉得那人说话在理，纷纷想了起来，似都把7楼里的女人想了一遍，有些没去过7楼的男人，在旁边等着一些人想好。

「我看像2楼那个娘们，她离一楼最近，溜起来也方便。」「不像不像，你说的那个我见过，干瘦干瘦的，像根竹竿，和那骚货能比吗？」「那还有谁？我猜是四楼的女人！」「不会，四楼没有年轻的女人。」「那么，就是三楼。」「三楼……」郑敏沉思了一下，蓦地道：「不会是王哥她老婆吧！」王庚：「你说小惠？」几个男人眼睛一亮，似都把回忆集中到了我老婆的身上，然后脸上露出猥琐的表情。

郑敏回过神道：「不对，不对，王哥又不是傻子，会不知道她老婆半夜跑出来吗？」王庚：「就是，有老公的女人，咋会这样，而且小惠也不像会做这种事的人，她平时娇滴滴的，说起话来细声细气，哪像这视频里的女人这么浪，这么野了？」一个不认识的人，阴测测的道：「现在的女人，知人知面不知羞，外表健康，骨子可淫贱的很咧。」「呵呵，我看和三楼那个女人挺像，我以前见过她，她的两只奶子就和这片子里的骚货一样大，让人馋的就想吸上两口。」我在门口一直听他们讨论，他们聊的尽兴，都没注意到我，小惠从我的背后经过，她手里提着菜，叫了我一声，我回过头，一群男人从保安室里探出脑袋，只见老婆两只又圆又白的大奶颠在胸前，在白色的衬衣下面呼之欲出，套裙紧紧的包着她的屁股，将两瓣丰满的翘臀包的好像一只结实的面团，一双穿了肉色丝袜的小脚踩在高跟凉鞋上，肉肉的脚趾整齐的并排在深色的袜头里面。

「王哥……」郑敏看见了我，叫了我一声，接着连忙捂住了鼻子，鼻血从他的指间渗了出来，王庚忙替郑敏拿来纸巾，为他止血。

我匆匆和他们打了声招呼，跟着妻子走了。

老婆就是那个骚货的传闻，不禁在小区里传开，只是传闻依然是传闻，没有人会真的相信，但是在老婆背后指指点点的人，越来越多，老婆好像成了我们小区里男人意淫的对象，众男们都似做着同一个春梦。

夜里，一些男人有意无意的聚集在了7号楼的楼下，好似自告奋勇的当起了7号楼的保安，他们有的似侦探一般，躲在草丛堆里抽着烟，眼睛注视着楼里的动静，有的则三五个成群，站在楼边聊天，眼睛偷瞄着楼内，更有的摆起了麻将桌，将7号楼的下面，当成了花园，当成了休闲娱乐的场地。

妻子在窗口看到那些男人，听我叙述原因之后，又是担忧，又是忍不住失笑。

7号楼有些不知情的居民不干了，一些被半夜吵醒的老人，将情况报上了居委，由于居委的干涉，这些吵闹的人才渐渐散去。

但某些坚持的人，依然不肯放弃，就好比郑敏，他在向别人分享我老婆黄色视频的同时，还在坚持着每天录制的工作，可让他失望的是，自老婆那次淫荡的裸出后，他的视频里再没有录到新的东西。

这天，郑敏在门口拦住了我，拉我去吃酒，我答应了，酒桌上，他与我大谈如何在视频中捉到老婆无耻的演出，大谈自己如何有把握将来捕到那个骚货，将她就地正法。

我被他说的心中一阵阵的激荡，好似我的老婆，已被他五花大绑，待他凌辱侵犯一般。

郑敏将一张光盘递到我的手里，叫我回去好好欣赏，我知道，那是我老婆的视频，我不是第一个拿到光盘的人，他将视频录了好几份，分发给自己熟悉的人。

我：「郑敏，你说那个女人在视频里跳脱衣舞，那你说她怎么知道，你在树丛里装了摄像头？」郑敏咪了口酒，道：「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我将以前的录像翻了一遍，看是哪个女人注意过我的摄像头，可是一个也没有。」我想提醒他说，如果是男人呢？会不会回家告诉自己的老婆，让她老婆有准备的出来表演，但我转念一想，自己如果说出这句话，不好比往自己的脸上抽耳光嘛，于是我立刻将话咽了回去，随口道：「咳，那你说会不会不是7号楼的女人？」「不会，不会，那天她逃进7号楼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」「那会是谁呢？」「不知道啊……」郑敏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眼睛望着窗外的夕阳，出了一会神，接着道：「自从见了那个骚货，我每天是睡不好，吃不好，人跟梦游似的。

」看着郑敏哀叹自怜的神情，发觉他好像真的比以前憔悴了许多，我安慰他道：「还是别多想了，正经找个女人吧。」「不！非找到不可。」在郑敏决心的压力下，我和老婆刺激的游戏日渐减少，大部分都在家里的床上了事，高潮的兴奋往往不如以前，让我颇为不爽。、在情欲的压榨下，我发觉自己逐渐变得脆弱，觉得自己的底线越来越低，同时妻子的底线也好像在退步。

我将老唐见过的狗尾，插在妻子的屁眼里，让小惠戴着它，像母狗一般在客厅里爬着，我拿出皮鞭抽在小惠赤裸的肉臀上，宣泄着我俩饱腹的情欲，我们就像是一对被锁在笼子里的野兽，拼命的想脱困。

「骚货，这样抽你爽不爽？」「嗯，啊啊……好爽……再用力，用力，老公！」妻子趴在地上，撅高着美臀，她的两只手掰开着自己的两瓣屁股，让我的鞭子能直击在她的屁眼上，击落在她潮湿的嫩屄上，将淫水从她的腔道里，打得飞溅出来。

「不够！还不够！再淫荡一点！再淫荡一点！」「啊啊……啊啊……」老婆扭着屁股，浪叫着，鞭子落在她的屄上，将她的两片阴唇打得向旁翻飞。

可是，我仍然觉得妻子不够淫荡，不够下贱！我将鞭子重重的丢到地上，走进了浴室，拧开水阀，凉水「哗啦啦」的从我的头顶冲落，发烫发热的身躯好似起了一层烟雾。

妻子走进浴室，从背后抱住了我，温柔的贴在我的背上，「怎么了？」我转过身，一下吻住了她的红唇，然后慢慢的松开，道：「老婆，我已经忍不住了，我要不顾一切了。」老婆的身子微微颤了一下，道：「你想怎么做？」我看着妻子的眼睛，郑重其事的道：「做一个淫梦！」夜，深夜，漆黑的夜空点点繁星，虫儿吹着曼妙的夜曲。

妻子：「老公，真的要这样吗？」「嘘，小声点。」小区的保安室里没有亮灯，向窗户透明的玻璃里望去，郑敏正一手撑着头，身子斜靠在窗边，打着瞌睡。

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值班，1小时前，我在自家的窗口看着他巡逻绕完了1圈。

我从上个星期，就开始为今晚的游戏做准备，我打探到了保安部署的情况，郑敏他们的作息时间，当我确认一切尽在掌握之后，我和妻子开始了行动。

今晚，正是发泄我和娇妻积蓄许久的情欲的最佳时机，实现我的淫梦，这个淫梦不单是我的，还有小惠，和郑敏。

我和妻子先后出门，妻子戴着面具，不怕被摄像头拍到，我则绕过摄像头，穿过树丛，与她在保安室门口会合。

「我先去把保安室的门锁上。」「怎么锁？」「看我的。」我矮着身子，小心翼翼的蹲到保安室的门边，将事先准备好的铁棍，插进门栓，然后拉了两下，确认门已经被我从外面结实的锁住了。

老婆在边上看的眯眼微笑，眼睛透过面具的眼孔，充满魅惑，在月光下闪着勾人心魄的波澜。

「老婆，准备好了吗？」我回到妻子的身边，握起她柔软的小手，轻轻捏了捏，小惠的手里渗着汗汁，她的手心都湿了，老婆望着我，然后在面具下深吸了几口气，朝我点了点头。

妻子朝保安室走去，我则躲进保安室旁的死角，警惕的望着四周，防止意外发生。

妻子走到保安室旁，轻轻的叩响了窗户的玻璃。

「咚咚……咚……」「嗯……」保安室里的郑敏，迷迷糊糊的直起身，他揉着眼睛，一脸糊涂的似还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在敲窗户的玻璃，他打了下哈欠，然后终于睁大了眼睛，霎时间，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他看见了妻子，看见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荡妇。

妻子看着郑敏直视着自己，似有些紧张，她不禁退后了一步，但见郑敏无法打开保安室的门时，她开始慢慢解开自己的风衣。

风衣顺着老婆的玉体，柔顺的滑落下来，露出颈脖上套着的红色狗环，狗环的下面，是一对丰满白皙的傲人巨乳，两点肉嫩的乳头上，分别噙着一只晒衣用的木夹，乳头在木夹的夹击下，兴奋的挺立着，风衣滑至妻子的柳腰，被妻子用双手托在腰间。

郑敏睁大着眼，张大着嘴，人似痴呆了一般。

老婆在他面前，慢慢的扭起腰肢，好像那晚对着摄像头般的跳起艳舞，秀发在她的肩旁，轻妙的飘舞，一对诱惑的乳房，摇摆在郑敏的面前，牢牢的吸引着他的视线。

妻子面具下的眼睛，挑逗的看着郑敏，小手慢慢的移上胸前的晒衣夹子，捏住木夹的尾端，让咬住乳头的夹子，一点点的松口，「嗯……」妻子忍不住发出一声勾魂的呻吟，呻吟好似一柄长剑，捅穿了郑敏的心窝，郑敏不禁一抖。

他下意识的又去推保安室的铁门，可是铁门纹丝不动，他脸上的表情，又是激动，又是惊异。

「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！」妻子没有回答郑敏的问话，她的纤腰兀自似水蛇一般，来回的轻扭，一点点侵蚀着郑敏的理智。

妻子伸手拿下了自己乳头上的第二个木夹，跟着她的风衣滑落到了脚跟，她私处没有内裤，腿间拖着一条毛茸茸的狗尾，狗尾的尾端被塞在她的肛门中，干净的骚穴没有一根毛发，耻丘微微的隆起，两瓣阴唇，饱满丰润，中间夹着一条窄小的狭缝，老婆的腿上穿着一双性感的长筒丝袜，丝袜的蕾丝边中，塞着两支转动着的按摩棒。

妻子从丝袜中抽出一支按摩棒，向着郑敏晃了晃，接着她又抽出另一支，朝郑敏晃了晃，她似在让郑敏决定自己将用哪一支。

郑敏的眼睛望着一根闪着绿光的粗茎，妻子的脸转向粗茎，同意似的将粗茎移上自己的胸脯，转动的龟头在妻子的乳头上打着转，碾揉着她敏感的凸点。

「骚货，你就是那个婊子！你知道我在找你吗？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啊！」郑敏推着铁门，泄愤般的对妻子喊道。

老婆向旁跨开一小步，让双腿自然的分开，假阴茎顺着妻子纤腰，点上耻丘，撑开阴唇，在妻子的穴口转动着，一丝爱液顺着老婆张开的屄洞流了下来，滴在龟头的上面，堆起一滩晶莹的亮点。

假阴茎在妻子的穴口持续着转动，但老婆没有急着将它插入，她似故意放慢了节奏，让郑敏的视线集中到她的私处。

郑敏的手抓在窗台的护栏上，面前的窗户太小，他知道自己爬不出来，他用力摇着护栏，似要将保安室拆了一般。

躲在角落中的我，看着老婆淫荡的表演，看着她像妓女一样勾引着郑敏，看着郑敏好像随时要扑上去，将我老婆吞噬的表情，想象着老婆被人奸淫的画面，我觉得自己变态的情欲在得到宣泄。

郑敏前倾着身子，无法离开保安室的他，不由自主的松开了自己的裤裆，搓弄起自己怒涨的老二，表情似心急如焚的期盼着妻子进一步的深入。

老婆的双手拨开了自己的阴唇，将两瓣红唇翻开着展向两边，龟头闪着绿光，抵在肉腔的洞口，穴口的嫩肉蠕动着含吮着龟头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将龟头一点点吞入腔道，直至整根的埋入，三根手指的粗茎，被妻子的肉屄全吞了进去，腔道收缩着似在品味阴茎的美味。

「嗯嗯……」妻子呻吟着喘息着，用手来回的抽插着阴茎，阴茎在妻子的骚穴里进进出出，翻搅着腔道里的嫩肉，淫水一股接着一股的向外流淌，顺着粗长的棒身，流至阴茎的根部，滑过妻子的玉指，再滴落地面。

「骚货！喂！骚货！别用那个插啊！用我的！我的鸡鸡来满足你！」郑敏似崩溃般的向老婆叫嚣起来，他将手拼命的伸向面前的小惠，他的眼珠里布满着血丝，他说话时喷出的唾液，向妻子飞溅，他勃起的阴茎碰到桌子，发出「嘭嘭」的响声。

妻子兀自在郑敏的面前手淫，她和郑敏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，这段距离，只能让郑敏看得到，吃不到。

老婆看着郑敏的失态，她自己也变得更加放荡，她一面扭动腰身，一面在郑敏面前肆无忌惮的呻吟，两只晒衣夹重新被妻子自己夹上了奶头，在奶头上一颠一颠，绿色的假阴茎将她的肉屄插得「噗吱噗吱」的响声不断，另一根空余的假鸡巴，被妻子顶在了自己的阴蒂上，两支假鸡巴的持续进攻，让老婆全身痉挛似的颤抖着，喷出一股股的淫水，花洒似的落到地上。

郑敏见妻子对自己的嘶吼无动于衷，他放弃了脱出保安室的挣扎，开始与妻子面对面的一起手淫。

妻子的高跟鞋在地上扭了一下，一只被丝袜包裹的小脚从高跟鞋里滑了出来，妻子没有穿回鞋，她似来不及去穿回鞋，她的手臂持续着将假阳具一次次送入自己的骚穴，她光着的丝袜小脚踩在地上，深色袜头下的脚趾，兴奋的蜷起着，她的身子似地震般颤抖个不停。

「啊……好舒服……舒服的……」妻子的呻吟，变成了尖叫，绿色的阴茎被她深深的顶在屄里，另一支肉棒将她的阴蒂震得好像一只蹦跳的弹珠，一大股淫液从老婆的屄里射了出来，冲开穴口，飚向四周，还有许多的水，淅淅沥沥的滴洒下来。

「哦哦！」保安室里的郑敏伸长了脖子，伸长了舌头，他似竭尽全力般的想要尝一口妻子淫液的味道。

「呜呜……」妻子双腿颤抖，几欲跪倒，强烈的高潮似让她体力透支，妻子两腿弯曲着在半空中打着战栗，屄里的假阴茎滑到了地上，在堆积的水塘中兀自扭个不停……「嘭」的一声，保安室的门，竟被郑敏硬生生的撞开了一条小口子，那条塞在门栓里的铁棒，变弯了形。

妻子似吓了一跳，她迅速的拾起地上的阴茎，塞回丝袜的蕾丝边中，穿好鞋子，将风衣披回身上，然后消失在了黑夜之中。

郑敏在保安室里看着老婆离去的背影，又是不舍，又是失望，保安室的木桌上堆积着他滚烫的精液……之后两天，郑敏都没有上班，我问起老唐，郑敏为什么没来，老唐竟说郑敏辞职了，去了别的地方工作，这让我意外的同时，又不禁让我有些失落，似乎觉得以后的生活好像少了些什么。

老唐拿出一只包裹，递到我的手里，他说是郑敏留给我的，我回家后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张光碟，我将光碟放入影碟机，电视的屏幕中，戴着面具的妻子从路边蹒跚的走回，在进楼的一刹那，她脱下了脸上的面具……

字节数：29210

【完】